

茶业视点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9月17日晚，一则喜讯跨越万里从第四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举办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传回，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人们身着盛装、欢呼雀跃，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地庆祝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至此，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花落中国。回望十三载申遗之路，离不开无数人的默默付出，而最早把景迈山古茶林“申遗”呼吁带上全国“两会”的委员中，第十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普洱市政协委贡何春便是其一。

“作为一名亲历者和积极提案者，景迈山申遗成功的消息让我倍感亲切，万分喜悦！”获悉喜讯，身处景迈山200公里外的何春内心振奋、百感交集。作为拉祜族同胞，她既为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由衷喜悦，也为自己久久为功的努力深感欣慰。



景迈山“人、地、茶、林”的独特山地景观。董荣蓉 摄

正 运茶香

亚运村开村首日：

中外友人共饮舌尖上“跳舞”的茶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这盏巨碗，釉色青褐、外径达47cm，堪比一人肩宽。此时，国家一级评茶师、杭州市上城区茶研会特聘专家彭克荣却气定神闲，只见他投入10克茶粉后，持茶筴注汤击拂，仅仅两分钟，一层绵密厚实的沫饽便升腾而起。随后，他下汤运匕，轻堆乳花，不觉间，沫饽上赫然出现一个大字——“亚”。



彭克荣在亚运村展示点茶文化

他抬起头，面向将其团团围住、不停拍摄的中外嘉宾，笑着介绍：“这是一盏出现立体画面的茶，一盏能在舌尖上跳舞的茶，让我们一起沉浸在宋代人对美的极致追求和向往之中。”

9月16日，杭州亚运村正式开村，身为点茶非遗传承人的彭克荣也随之进入“亚运时间”。开头的一幕，正是他上会的第一班岗。当日上午10点，在亚运会技术官员村的文化屋内，他为中外嘉宾呈现了一场仿《撵茶图》的点茶表演。

“中国的点茶文化博大精深，宋代点茶内容更是丰富多元。我从特选了一个小切口——仿《撵茶图》点茶来作为落脚点，让中外友人以管窥豹，感受点茶魅力。”不仅如此，彭克荣还在场馆内用心布置了一幅《撵茶图》屏风，让体验者可以在历史画作与现实观感中体悟传承。

“《撵茶图》由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所作。公元1127年北宋南迁，宫廷点茶在杭州得到空前发展，并成为宋代宫廷文化与社会文化融汇的产物。”彭克荣说，在当下，人们若关注点茶活动，会看到大家多用小盏。而《撵茶图》中的用瓦，是专门用于大型茶宴的点茶器皿，直径比头大，与肩宽，算是巨碗。图中品茶盏与盏托同时出现在茶艺师的右前方，向人们描绘了“釜中点茶，杓茶到盏，盏托随盏，奉茶到位”的操作流程。

“来，大家感兴趣的话，都来试一试。”彭克荣热情招呼着，他话音刚落，就有两位嘉宾分别接过他手中的竹筴，同时尝试起来，排在后面等待体验的嘉宾，忍不住先探进头来，学习观摩着。

“你们没有感觉，击拂时，不像打在茶汤上，而是像打在棉花糖上。”彭克荣的比喻一出，人们更觉形象和亲切。“这不是我的原创，是一位小朋友在点茶体验时说的，现在点茶文化已经走进校园、社区、企业，在各年龄段、各行各业都有爱好者。”

在表演尾声，品饮又将现场氛围掀至新高潮。每位嘉宾都分到一盏茶，只见乳白色的沫饽在盏中像一座雾缭绕的小山，光是视觉上就充满美感。有的嘉宾不急着品饮，而是选择先用相机记录。也有嘉宾连喝两碗，并笑着分享，“泡沫在口中破碎，确实像在舌尖上跳舞一样。鼻尖是清香，味蕾又是乳香和茶香，特别清爽。”

时间倏忽间来到当晚8点，第二场面向中外技术官员的点茶表演又提上日程。

彭克荣在现场也有惊喜发现，他笑着说：“三十余年来，杭州一直致力于推广点茶文化，南宋斗茶会已举办十届，每年都有国际友人参加比赛。在表演时，我询问外国友人对点茶的了解，没想到，他们都知道点茶，可见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啊！”

在彭克荣看来，中华民族的非遗传承，是全人类的财富。“一带一路”把中国东方文明奉献给全人类，试想一下，让国际友人穿上丝绸制作的服饰，手捧精美的瓷器，坐下来品茶论道、共叙美好，这是一幅多么友爱和谐的人类文明景象！茶伴随着人类，从原始社会走进文明世界，茶也必将伴随人类走向未来。”彭克荣说。

作为点茶传承的行家里手，这段时间彭克荣都不准备外出。“我现在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听从亚运组委会安排，随时叫到！”彭克荣笑着说，“非遗是社会的公共产品，人人都有责任去传承和推广。亚运会是推广点茶的重要舞台，我们也借此机会，通过这一盛事，让更多中外友人品饮点茶的清香，体验宋代的生活美学，传播点茶的美好和杭州的韵味。”

黄金茶，为这杯湘茗沉醉

李云才

馆外秋高气爽，骄阳似火；馆内茶香四溢，茶姿百态。参观展的人络绎不绝，纷纷在湖南第十五届茶博会暨黄金茶推介会上驻足，品饮着这杯湘茗带来的独特体验。

黄金茶，有句响亮的口号——“一两黄金，一两茶”，可见其品质之优越。它产于黄金纬度带北纬28°左右，茶园海拔大多在500米至1200米。山间云雾缭绕，林茶交错，赋予了黄金茶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滋味和口感，回甘悠长，“爽味”十足，氨基酸和其他内含物质要比普通绿茶要高出一倍。

在“精准扶贫”来源地的湘西，茶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作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也曾在履职中，以湘西黄金茶的发展为代表，对解决产业发展中相关瓶颈问题提出见解，并曾多次去保靖县黄金村，听山村茶农讲起黄金茶的悠悠岁月。

湘西茶叶自古有名，东汉时就有产茶的记载，唐朝时即有名茶入贡。龙山县里耶秦简博物馆中的8—1541号简牍，记录了2200年前湘西人民采购运茶的情况，被誉为“中华茶业第一简”。目前，保靖县黄金村还有2057棵古茶树，茶树树龄达417年，黄金茶被称为“可以拿来喝的文物”，为此“保靖黄金茶古茶园与文化系统”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黄金古茶、古丈毛尖制作技艺、古茶茶俗被列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四寨三组的黄金村有着5000多亩茶园，已成为文旅融合、“三茶统筹”的典范，更成了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钱袋子。此次在茶博会现场，我还遇到了一位村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代表、当地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的龙秀芬。和她攀谈后我了解到，当地已在制作黄金茶绿茶的基础上，又开发了红茶和黑茶。只见这红茶新形如针、色如金，把“花蜜香，甘鲜味”的茶品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不禁感慨，如今黄金茶产业空间倍增、效益倍增，它的未来更令人期许。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原一级巡视员）

向世界讲述人茶共生的千年传奇

——何春委员连续10余年为景迈山申遗鼓与呼履职记事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缘起，茶山儿女的初心与坚守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利用和饮用茶的国家。但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为何能在万千茶山中脱颖而出成功申遗？在何春的讲述中，景迈山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

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进入景迈山，便进入了“人、地、茶、林”所构成的独特山地景观。由两条河流和陡峭山谷围合形成的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包含5片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古茶林，其间又由3片防护林分隔。茫茫的林间、深深的云端，芒垭、勐木、景迈大寨、糯岗、翁基、翁洼、芒景上寨下寨、芒洪9个传统村落安居。“山共林，林生茶，茶绕村”的诗意画卷铺展眼前。

何春的家，就在景迈茶山脚下。“景迈山独特茶文化景观的形成，有很多特定的自然因素，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年降水量1400—1450毫米，年平均气温18℃，四季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但更为重要的是当地群众把茶当成生命的一部分来种植、传承、发展，人茶共生、生生不息。”何春说。

正如申遗文本中的描述：“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保存至今的实物例证和典型代表”“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朴素生态伦理和智慧”，这项新晋世界文化遗产向世界展示了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追溯景迈山的种茶历史，至今已有千年。据史料记载，公元10世纪以来，布朗族先民迁徙至景迈山，发现并驯化栽培了茶树，又因地制宜，与后来的傣族先民共同栽培繁育了古茶林。此后，这里渐渐聚居了哈尼族、佤族、拉祜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的居民，他们与茶相伴、以茶为生，将茶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建立起了一套尊重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古茶林生态系统。目前，景迈山拥有古茶林面积2.8万亩，有古茶树320余万株。

“在景迈山，保护茶树，就像保护

自己的眼睛一样。”何春介绍，每年4月，景迈山都要举行隆重的茶祖祭祀仪式，呼唤茶祖灵魂，祈求茶林安全，祝愿百姓安康；芒景山的每片茶林还设有“茶魂树”，作为茶祖的代表守护每一片茶园。群众还用村规民约规定，只采春茶和秋茶；遇到一芽有三四片叶子的，要保留一片叶子；不用除草剂，而用传统的刀、锄头除草……

正是当地世居民族延续至今的社会治理体系、独特的茶祖信仰、以“和”为核心的当地茶文化、互敬互爱的风俗习惯，使得茶树被一代代传承下来，爱茶护茶敬茶的优良传统早已植根于每个景迈山儿女的内心。

缘深，政协委员的责任与担当

作为茶山的女儿，何春对景迈山总有一种莫名的牵挂，用她的话就是“一种难以磨灭的情缘早已刻在骨子里”，这从她的成长经历便可窥见一斑。1981年，16岁的何春顺利考入云南民族学院（今云南民族大学）。大学期间，她就常常和同学们分享着景迈山的故事，语间充满自豪。1985年大学毕业后，她毅然回到家乡普洱工作。2007年，她回到澜沧县担任分管经济的副县长，身体力行地投身于景迈山的保护与发展。

2008年3月，何春第一次作为少数民族界别中拉祜族代表人士，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政议政。此后，她连续担任了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连任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我深切感受到政协委员既是荣誉更是责任。全国政协为委员参政议政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这段经历将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

履职的15年间，何春心系边疆发展、情牵民生福祉，积极履职尽责，不遗余力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贡献“金点子”。期间，她提交的提案数已超过百件，很多提案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予以及时反馈和落实，而最让她自豪的是，她连续10余年提交关于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提案，为景迈山申遗添砖加瓦，有力



地助推了景迈茶山的申遗工作。

“茶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等正在申报茶类遗产，但目前尚且没有以茶文化为申报主体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对我国来说是个机遇。英国有下午茶文化，日本的‘茶道’历史悠久传承完整，如果我国的相关部门不尽早采取行动，可能会让我们有优势的传统项目旁落他国。”谈起当初提交提案的初衷，何春如是说。

同时，何春认为，景迈山古茶林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茶林景观最典型、文化内涵最丰富、人与自然关系最和谐的古茶林，具有重大的科研、景观、文化和生产应用价值，这种世界级的茶园理应得到世界级的呵护。

在各方努力和何春委员的持续呼吁中，景迈山申遗得到一步步推动落地：2010年，景迈山古茶园申遗工作启动；2012年9月，景迈山古茶林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试点，当年11月，又成功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3年普洱景迈山古茶林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参与景迈山“申遗”的幕后故事

黄桂枢



▲1995年4月17日，黄桂枢带队中外学者参加澜沧景迈山万亩古茶林考察。

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首个茶文化世界遗产的诞生，这是普洱市、云南省、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件大喜事。

作为在云南通普洱市搞文物考古茶文化研究至今、已有88岁的笔者来说，这更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此次申遗历经13载，其实，我们对于景迈山古茶林的重视，这些年来未曾间断。回想笔者研究普洱茶文化并参与考察论证申遗工作也已有30年，有许多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1994年1月底，日本著名茶学家松下智先生及翻译一行5人，拿着名片来思茅找笔者，说是要参观我们这里的古茶树。经汇报后安排，我们在澜沧县茶办、景迈山茶农陪同下，带领松下智先生一行，参观考察了景迈山古茶林。

松下智先生赞叹不已地对笔者说：“这是世界上少见的大茶树和古茶林，是一座天然茶叶博物馆，通过这次实地考察看来，茶树原产地中心，应该是在思茅地区（今普洱市），你们这里实物证据很多，很说明问题。”（见《思茅

报》1994年2月26日报道）他当年说的话，如今已得到了全世界的印证。

仅在一年后，景迈山古茶林又迎来一拨国际友人。当时，笔者担任第二届中国普洱茶节组委会宣传组副组长，负责组织景迈山茶文化考察，有41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其中，还有一位老朋友——曾在6年前出席中国民族学国际研讨会的美籍人类学家约翰·奥伯利博士。在古茶林考察结束后，深受震撼的他写下了《普洱茶乡行》一文。文中这样写道：“古茶树不仅仅是好奇的源泉、历史的佐证，还是历代精神与智慧的结晶，此地何处寻？那就是景迈山，一个地球上少有的、几乎不受发达工业世界世俗潮流污染的地方。”

这样的高度评价，在国际学者中并不鲜见。在1997年“第二届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期间，我们在澜沧县举行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研讨会。当时作为副秘书长的笔者，负责考察和论文交流，最终与会专家得出一个共同评价：“景迈山保存比较完整的栽培型古茶林，是一份

珍贵的农业遗产资源。”

而笔者自身也积极投入到研究工作中。2000年，笔者的论文《论思茅地区的古茶树遗产申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项目》先后发表在省内外刊物上，在台北也发表了我的论文《世界茶源在普洱市考证》，引起了海内外关注。

2010年，澜沧“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启动时，我也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当年7月撰写的论文《论澜沧景迈山万亩古茶园在旱地梯田茶文化中的价值和意义》已在海内外发表，并出席“首届世界梯田大会”作交流。13年来，经过国内外各方各界的支持努力，“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了，笔者由衷地感到欣慰。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说，“茶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茶叶给世界送来了健康，送来了和平，如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值得热烈庆贺。

（作者系普洱市文物管理所原所长、研究员）